

### 第十三章 秋原、朝陽、黑騎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邊露出一抹白，太陽公公還在揉眼，並沒有睜開，淡罩在草原之上，並沒有讓人們的視線變得好起來。昨夜狂歡之後的小部落民眾，還沉浸在酒意與睡意之中，應該感受不到晨日的召喚，但是漸漸的，部落帷帳之中，隱有聲音響起，似是有不少人醒了。

驚醒部落民眾的不是初升的朝陽，而是來自部落後方如雷般轟鳴的整齊馬蹄聲，以及部落側前方一大片嘈亂的馬蹄響聲，四麵八方，似乎有無數騎兵正靠攏了過來。

晨光之中，範閑麵色平靜，最後看了海棠一眼，從腳邊拾起她送給良子的小刀，鄭重地放入懷中。

“再見，我希望不要再等上三年。”範閑很認真地對海棠說道，海棠的唇邊是幾縷血絲，看上去煞是惹人憐惜，但是草原上的安排已經開始發動，王庭單於已經派兵追了上來，如果想要脫身而出，隻能趁現在這刻走。

海棠不知道他準備如何走，因為四麵八方都是遠方傳來的馬蹄聲，似乎王庭的騎兵已經將這片草原包圍了，眼神複雜地看了他一眼。

這一眼似乎如一記重錘，擊在了範閑的身上，讓他的身體斜斜向著身後的草甸飄了過去，飄的輕鬆怡然卻又黯然\*\*。

也不見他的腳尖如何蹬地，範閑的身體就像是腰上被係了一根細繩，如風箏一般，頹然向後，漸漸加速。化作了晨光之中的一個模糊身影，漸行漸遠，漸漸變小。融入了部落左前方行來地一大片煙塵之中。

那片煙塵看上去應是橫行於草原上的自由野馬，馬群之旁，有十幾名草原漢子，正執著套索，像是跟蹤了這群野馬數天數夜，等著一舉套住其中的頭馬。

海棠靜靜地看著这一幕，知道這群野馬隻是假像。一定是範閑事先安排好接應自己地隊伍。看著範閑先前不惹煙塵的飄身而退，她知道三年不見，這位南朝的年輕友人，已經成功地融合了天一道心法與體內的霸道真氣，穩穩地站在了九品上的巔峰，已經快要觸摸到人類的極限。

難怪他如此自信，敢深入草原之中，對王庭和左賢王帳發起黑夜裏的攻勢。以這樣地境界。除非大宗師再現草原，誰能勝得過他？

但是身後三方已經隱有騎兵衝刺地聲音響起，單於速必達已經忍了三天，已經忍到了極限。此刻終於收攏了包圍圈，就算範閑事先安置了接應自己的馬隊，難道可以在茫茫草原上逃脫王庭逾千騎兵的追擊？

海棠的眼睛眯了起來，難以自抑地浮現出一絲擔憂，九品上的強者。如果是正麵對敵，當然難遇一敗。但是畢竟他二人距離大宗師的境界，還有無數的距離。真要麵對著千軍萬馬，如何能夠幸免？

遠方範閑的身影已經落在了野馬群中。很奇妙地是，那些狂野而\*\*自由，看上去不肯安份地野馬，竟是沒有排斥範閑的進入。甚至當範閑坐到那匹頭馬上時，那匹凶狠的頭馬，隻是無奈地搖了搖脖頸。卻沒有想過把他摔下來。

急促地馬蹄聲從海棠的身邊掠過。帶著風聲，帶著草渣，帶著一往無前地氣勢，西胡王庭的彪悍騎兵毫不留速，掠過草甸，向著遠方的野馬群殺了過去！

勁風掠體而過，帶動著海棠身上的皮袍呼呼作響，她抹去了唇邊的鮮血，低頭無言。

一匹駿馬長嘶一聲，從奇快地速度中停了下來，馬上那位胡族貴人借著慣性轉身而起，啪的一聲落在了海棠地身旁，雙腳穩定如山，顯露了絕妙至極的騎術。

來人正是草原主人，單於速必達。他看了海棠一眼，眼神中漸漸浮現出憤怒與悲然，說道：“受傷了？”

海棠點了點頭，有些艱難地笑了笑。

“南慶範閑？”單於速必達身材高大，五官堅毅，雙眼神芒畢露，他看著遠方正隨著野馬群往東南方向疾馳地那個身影，輕聲問道。

“就是他。”海棠輕聲應道。

單於速必達從來不會輕視自己任何一個敵人，尤其是像南慶範閑這樣的狠角色、大人物，他忍了三天，其實也是準備了三天，調集了在這片草原上地胡族兒郎，務必將這位南慶的權臣留在草原之上。

對方既然敢深入草原，靠近王庭，挑戰自己的尊嚴，單於速必達一定會以最直接的方法，表示自己地憤怒。

王庭的準備做的很充分，確認了沒有慶國騎兵在草原上遊巡，準備暗中接應範閑，但是那些探子卻沒有注意到那群野馬，因為草原上地野馬群隨處可見，最關鍵地是，他們曾經在一片水草之旁，看過這些野馬，從它們的跳躍姿式與習性中判斷，這確實是一群野馬。

沒有人在收伏野馬之前，就能利用野馬逃脫，這是草原上的定理，但今天這個定理似乎要被人打破了。

四麵八方煙塵大作，逾千名王庭騎兵殺了過來，衝過部落的帳房，在那些胡族百姓們震驚而害怕的眼光注視下，向著那群野馬衝了過去，眼看著便要在三裏之前的地方合圍，將那群馬，以及馬旁的十幾名漢子，還有隱藏在野馬群中的範閑包圍，但...

隻聽得一陣長嘶衝天而起，野馬群似乎受到了某種力量的驅使，頓時從一片混亂中驚醒過來，舒展著它們身體上的肌肉，奮然揚起四蹄，猛然加速，向著包圍圈東南方向的缺口處衝了過去！

晨光熹微，野馬長嘶，數百匹駿馬反襯著微弱的光芒，散發著黑色的膚色，在草原上縱情馳騁，隻是剎那時間，便已經趕在王庭騎兵合圍之前，衝了出去！

這一幕情景。有一種原始的、充滿力量地美感，震懾了無數人的心神。

單於速必達一手持韁，站在海棠身邊。冷漠地看著这一幕，雙眼微眯，卻將心頭的震駭掩藏得極好，身子一翻，躍上駿馬，開口說道：“我把這個小白臉捉回來，給你出氣。”

其實他這時候已經承認了。這位可以與鬆芝仙令相提並論的南朝年輕權臣，絕對不僅僅是個小白臉。單看這神乎其技地操縱野馬本事。隻怕整個草原上都找不到第二個人。

“王庭昨夜被襲，左賢王遇刺。生死不知。”海棠站在草甸上。站在單於數十名近衛之中。平靜地將範閑坦承地事情，說了出來。

單於雙手持韁，微微一怔。旋即雙腳一夾馬腹。向著草甸下方衝了過去。

原來那個慶國監察院地提司。深入草原，是為了這些事情。王庭被襲還是小事，隻要不是慶國精銳地騎兵殺了過來。就算死些人又算什麼？單於沒有想到。慶國監察院殺人也是很挑的，死的那些人，對於他在草原上建國的理想，有極其重要地作用。

關鍵是左賢王的遇刺。這個消息讓單於地心寒冷了起來，難道說平靜了兩年地草原。又要因為左賢王的死，陷入混亂之中？想到此點，他不由暗自咒罵了起來，左賢王是他地族叔，當年在自己麵前囂張無比，誰知道竟讓慶國的刺客一刀了結，真真是混帳至極。

單於憤怒地看著遠方地煙塵。一夾馬腹，當先向著東南方向衝了過去。雖然那個小白臉運用野馬群地掩護，出乎眾人意料地殺出了包圍圈。但是在這蒼茫草原之上。單於相信，沒有任何人能夠逃脫王庭騎兵的追殺。

由此地至慶國最邊陲地青州城，就算是不惜馬力，縱情狂奔，也需要十來天地時間。在草原上狂奔十日，身後還有西胡王庭騎兵地追殺，誰能抗得住？單於騎的是草原上萬中挑一的千裏馬。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攔下範閑。雖然慶國騎射也是極為厲害，但是草原上地人們依然相信。整個天下，依然是西胡兒郎地騎術最為精湛。如果在草原上追不上看得見影子的敵人，他們不如去自殺好了。

晨光漸盛，天地間視線漸明，變形的朝日在草原東邊的地平線上探出來一半，照亮了秋原上的一切。

海棠靜靜地看著眼前地一切，眼眸裏閃過一絲擔憂與黯然，隻見草原之上，如洪流一般地西胡騎兵合圍未成，憑借著胡人精妙的騎術，迅疾匯編成隊，化作一個扇麵，千騎如一般，疾速向著東方追去。

而在這些胡騎追兵前方兩三裏處，數百匹黑色的野馬正在奮蹄狂奔，蹄生煙塵，如一縷兩縷萬縷輕煙，向東而

行，向著紅紅的朝陽進發，忽然之間，那些野馬群中躍出一些人，騎上了馬背，不知道這些人先前是隱藏在何處，又是如何能夠跟著野馬前進，一百餘名慶國好漢，騎在數百匹野馬之上，馳騁於胡人統治的草原，紅日之前，那些駿馬和馬上的身影，顯得如此精神，如此囂張。

...

西胡追兵在判斷上犯了一個大錯。他們本以為論起騎術，王庭騎兵自然是天下無雙，根本沒有人能夠比得上，而且不知那些慶國人是怎麼控制野馬群，但野馬雖然強悍，但終究比不上戰馬聽話耐勞，所以他們以為在這片平闊的草原上，頂多需要小半天時間，便能追上那些逐日而奔的慶國人。

單於速必達也是這樣想地，他甚至在想一朝將這些慶國人包圍住後，是不是應該搶先把那個叫範閑的慶國權臣箭殺，而不給鬆芝王女任何求情地機會。

然而一切的發展與西胡王庭騎兵地判斷都不一樣，小半日過去了，一天過去了，草原上令人自豪的騎士們，依然無法追上那些慶國人，甚至連拉近一些距離都做不到！

原因很簡單，因為這些胡人眼中的野馬群，根本不是野馬，而是慶國監察院蓄養已久的軍馬，而之所以可以在草原上瞞過無數人的雙眼，瞞過那些以相馬聞名地部落，成為倘佯在水草之間的野馬群，全部是因為這些馬被人下了藥。

一種摻合了麻黃素地藥物。讓這些監察院地軍馬，顯得比一般馬匹更加活躍，更加狂野，更加性好自由。而且這群馬很小心地沒有釘鐵。沒有打烙。連鬃毛都未曾整理過，一旦奔跑起來，真有...長發飄飄地感覺，無論是誰看到。都會認為是一群野馬，所以那個夜裏。才會在王庭騎兵地警惕下。悄無聲息地靠近了範閑地所在。

範閑單手持韁，低頭伏在馬上。細心地感受著馬兒地狀況。接應自己地部屬共計百人。除了偽裝成套馬漢子地十來名精銳之外，其他的人一開始都是憑借著高超的騎術隱藏在馬群之中。

實驗了不少次，麻黃素地藥力對於馬兒來說。影響不如對人類的效果大。不至於讓這些戰馬不聽使喚。但是對於王庭地追兵來說。這些馬兒地奔跑速度卻有些可怕了。

偽裝成野馬的戰馬，依然是戰馬，更何況是吃了興奮劑地戰馬。範閑知道。興奮劑的藥力並不能支持太久。但是他也不需要太久，一百個人，輪流換騎數百匹馬匹，給了座下戰馬足夠地休息時間和回藥時間。如果這樣還讓單於王庭的人追到了，範閑幹脆把自己的脖子割了了事。

好馬終須人來騎。而這也正是西胡追兵們在判斷上犯下地第二個錯誤，他們總以為天底下沒有誰比自己地騎術更為高超，在遠程地奔襲中更為強悍，但他們忘記了一個名字。

黑騎。

慶國地騎兵本來就極為強大，除卻盔甲護具之外，比諸西胡的騎兵也差不了太多，而黑騎更是慶國騎兵精銳中地精銳。在陳萍萍地精心挑選和訓練之下，單兵素質之高，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。

尤其是在西胡人引以為傲的千裏奔襲。長途追殺上。黑騎更是擁有整個天下最顯赫的戰史。

憶當年，慶國北伐慘敗，慶帝被困於窮山惡水之中，陳萍萍聞訊率黑騎救援，六日之內。於戰場之上突進千裏，生生救活了當時還是太子的慶帝。

又一年，陳萍萍親率黑騎。深入大魏國境

生擒活捉一代梟雄肖恩，在大魏軍方根本來不及反應電般地撤回慶國境內，一進一出，跋山涉水曆數千裏。

曆史早已經證明了，黑騎的千裏突襲本事，天下最強，沒有之一。

監察院黑騎，以千裏突襲成名，成製後，最常演練的便是這等局勢，對於戰馬的藥力保持更是下了極大地功夫，突進如風如火，撤退如水如雲，須臾間便在沙場上消失。突進，天下第一，疾退，也是天下第一，那些精悍的西胡王庭騎兵，又如何能追得上這一群如飛鳥般的突刺隊伍？

草原上地秋風撲打著範閑的臉，他的眼睛眯了起來，看了一眼身旁的荊戈，看著他臉上的銀面具，不由笑了笑，如果不是對於自己的部屬有絕對的信心，他怎麼敢如此行險，深入草原王庭，於西胡的腹心處，引出海棠單於，放下那兩顆大炸彈。

追到第三天的時候，王庭的騎兵終於發現了一絲詭異，他們沒有減緩過一絲速度，座下的草原駿馬都已經累到了極點，然而卻依然無法追上對方，而且那些膽大包大，深入草原之中的慶國人，竟似還留有餘力，似乎他們隨時可能放馬而去，隻是強行壓著速度，勾引著後方王庭的騎兵。

聽到大當戶警惕而疲憊的回報，單於速必達滿是風塵的臉上，閃過一絲寒冷，其實他是第一個發現問題的人，他能感受到，前方那群古怪甚至有些神奇的野馬，有些不對勁。但王庭的蒼鷹雖然盤旋在上，但是由此往青州的草原上，並沒有大的部族可以從中攔截，單於也沒有什麼辦法。

左賢王遇刺身亡的消息已經得到了證實，單於知道自己最應該做些什麼，整片草原一旦知曉這個消息，都會將懷疑的目光投向自己或者是右賢王，而左賢王帳下的那些兒郎，一定已經開始叫囂著替賢王報仇。

為了穩定王庭的地位，單於速必達這個時候應該馬上持韁而返，給左賢王方麵一個交代，一句解釋，自己離開的越久，左賢王帳對自己的疑心便越大。

單於速必達自然不懼左賢王部屬的報復，但是他想要成為草原上真正的君王，便必須防止血腥的內訌發生，他相信鬆芝王女的話，草原建國，絕對不僅僅靠鐵血般的廝殺便能成功。

隻是...不甘心啊...單於座下的駿馬速度放緩了下來，看著遠方漸行漸遠，似乎永遠不會感到疲憊的那群野馬，他在內心深處歎了口氣，異常的不甘心。

所有的王庭騎兵都停了下來，將目光投向了偉大的單於，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樣做，究竟是繼續這樣徒勞無功地追，還是回去？他們都知道草原上似乎有些混亂，但是如果就這樣回去，眼睜睜看著慶國人來草原上耀武揚威一番，他們實在是不甘心。

單於速必達當然也不甘心，但是身為草原主人，有時候他必須壓抑下心頭的憤怒，從利益出發，選擇最正確的道路，他有些黯然地揮揮手，示意王庭騎兵調轉馬頭，準備回王庭，而在此時，他的眼眸中忽然升騰起了極盛的怒火！

因為當西胡騎兵停住了追擊勢頭那剎那，前方暮色下的逃兵們，居然也停了下來，就停在了淺淺的草甸之上，回頭望來，似乎是在等他們！

這是何等樣的屈辱，單於咬著牙齒，眯著雙眼，半晌後卻是放鬆了麵部的表情，冷漠說道：“回。”

...

“對方不上當。”荊戈看了滿頭沙土的提司大人一眼，說道：“看來應該不會再追了。”

範閑吐出了嘴裏的沙塵，皺了皺眉頭，心情卻是放鬆了一些，眼下的局勢看似是自己這些逃兵很輕鬆，但隻有他們這些被迫的人，才能感覺到胡騎的可怕。

這些西胡王庭的精銳騎兵，著實給了黑騎巨大的壓力，單從速度上講，這些西胡騎兵，確實是天底下最強大的一屬，遠遠比當年大魏的騎兵還要強大。黑騎逃的看似瀟灑，實際上早已狼狽不堪，如果王庭騎兵再能堅持上兩日，等到黑騎戰馬的藥力漸漸回逆，隻怕範閑要倒血黴。

之所以範閑一直沒有讓黑騎狂奔，便是要擺出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樣，打擊單於王庭騎兵的信心，眼下看來，這一計似是奏效了，而且範閑清楚，像西胡單於這種有雄心壯誌的人，一定不會被怒火衝昏頭腦，隻顧著追自己，而不顧王庭處的混亂，左賢王可能引發的草原暴動。

後方數裏處，王庭騎兵漸漸整隊，向後方撤去，單於速必達落在了最後方，夕陽照耀在他的身上的輕甲，反射出淡淡光芒，看上去依然是那般的冷酷。

範閑呸了一口，吐出嘴裏最後一點兒砂，說道：“想必這一次我給他留下了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，將來草原再戰，他肯定不敢隨意野戰。”

“嚇退固然好。”荊戈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隻是世子爺在紅山口布置伏兵十幾天，卻等不到單於的到來，隻怕會有些失望。”

“拜托，這位可是草原的主人。”範閑眯著眼睛看著遠方草甸上單於孤馬而立的身影，咧嘴一笑說道：“哪裏這麼容易被我陰死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CopyRight © 2010-2019, quanben-xiaoshu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, Powered By 全本小說網